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配套用书

# 高中语文读本

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

王爱国 主编



YUWEN  
DUBEN

- 广泛性 文体 文风 文本
- 经典性 名家 名著 名篇
- 人文性 传情 审美 益智
- 工具性 积累 整合 探究

CTS 湖南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配套用书

# 高中语文读本

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



主 编：王爱国

副主编：秦秀平

编 委：瞿振华 郭 辉 李佑平 秦红珍 王 田 秦 皖 邓佩佩  
江绪林 殷文斌 秦 竹 李自元 李 琴 秦满红 陈长兵  
刘桂菊 江 萌 王可心 王一飞 秦俊萍 李凤梅 谢保菊  
徐 剑 王东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中语文读本. 外国小说欣赏: 选修/王爱国主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539-2530-1

I. ①高… II. ①王… III. ①中学语文课—高中—教  
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218 号

GAOZHONG YUWEN DUBEN (XUANXIU) WAIGUO XIAOSHUO XINSHANG

高中语文读本(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

王爱国 主编

---

责任编辑: 黄 斌 舒佩霞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sh.com> 微信号: duodianxuexi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55 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9-2530-1

定 价: 23.00 元

---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 声 明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已与收入本补充教材作品的作者进行了广泛联系，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由于部分作者的联系地址不详，暂时无法取得联系。敬请本书入选作品的各位作者尽快与我社总编室或责任编辑联系（详见版权页），以便奉寄样书，并支付稿酬。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5年7月

## 1 第一单元 叙述的角度与人称

1 刀锋/ [英] 毛姆

10 参加葬礼的名人/ [日] 川端康成

15 相关链接

## 18 第二单元 场景的功能与分类

18 月色/ [法] 莫泊桑

23 茵梦湖/ [德] 施托姆

32 相关链接

## 35 第三单元 主题的形成与实现

35 圣诞节礼物/ [美] 赛珍珠

39 分成两半的子爵/ [意大利] 卡尔维诺

47 相关链接

## 51 第四单元 人物的言行与心理

51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陀夫人

58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 茨威格

63 相关链接

## 65 第五单元 情节的运行方式

- 65 房间与街道/ [意大利] 莫拉维亚
- 70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
- 79 相关链接

## 83 第六单元 结构的构成与推进

- 83 椭圆形画像/ [美] 埃德加·爱伦·坡
- 87 一日长于百年/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 96 相关链接

## 98 第七单元 情感的处理方式

- 98 橘子/ [日] 芥川龙之介
- 102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
- 111 相关链接

## 114 第八单元 虚构的表达方式

- 114 河的第三条河岸/ [巴西]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
- 119 青鸟/ [比利时] 梅特林克
- 125 相关链接

## 127 参考答案

# 第一单元



## 叙述的角度与人称



刀 锋<sup>①</sup>

■ [英] 毛姆

他带着她穿过一些狭隘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尽管从街两边的高房子中间可以望见一抹青天，但仍旧很寒碜，走了一会儿之后，就在一家门面很不像样的小旅馆门口站住。

“我们到了。”

伊莎贝儿<sup>②</sup>随着他走进一间狭窄的厅堂，厅堂的一边有一张书桌，书桌后面坐了一个人，没穿上衣，只穿一件细黑黄条子相间的背心，围一条很脏的围裙，在看报纸。拉里<sup>③</sup>向他要钥匙，那人从身后格子架里把钥匙交给他，同时好奇地瞥了伊莎贝儿一眼，又转为会意的假笑。显然他认为伊莎贝儿去拉里的房间不是干规矩事情的。

他们爬上两串楼梯，楼梯上铺的破旧的红地毯，拉里打开自己的房门，伊莎贝儿走进一间有两扇窗户的小房间。窗子望出去是街对面的灰色公寓，公寓底层是一家文具店。房内放着一张单人床，床旁边一只床头柜，一口大衣柜镶着一面大镜子，一张装了垫子但是椅背笔直的圈椅，两扇窗子之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架打字机，一些纸张和好几本书。壁炉板上堆了些纸面装订的书。

“你坐圈椅，椅子不大舒服，可是，这是我拿得出的最好的了。”

他另外拉了一张椅子，自己坐下。

“你就是住在这儿吗？”伊莎贝儿问。

他看见她脸上的神情，哧哧笑了。

“就在这儿，我自从来到巴黎来，一直就住在这儿。”

“可是为什么呢？”

“方便，这儿靠近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大学。”他指指她没有注意到的一扇门，“这里

<sup>①</sup>选自《外国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陈融主编，周煦良译。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戏剧家。<sup>②</sup>伊莎贝儿：拉里的未婚妻。<sup>③</sup>拉里：一战前典型的美国青年，小说的主人公。

有个浴间，我可以在这儿吃早饭，晚饭一般就在我们吃午饭的那一家吃。”

“这太肮脏了。”

“不，我觉得不错，我只要这样子。”

“可是，这儿住的是些什么人呢？”

“噢，我不清楚。上面阁楼住了几个学生。两三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老单身汉和一个奥台翁剧院的退休女演员；唯一的另外一个有浴室的房间，住着一个包身的女人，她的男朋友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四来看她；恐怕还有些暂住的客人。这地方很安静，很规矩。”

伊莎贝儿弄得相当尴尬，而且知道拉里已经看出来并且在笑她，有点存心找碴儿。

“桌子上那本大书是什么？”她问。

“哪个？噢，那是我的希腊字典。”

“你的什么？”她叫。

“没有关系，不会咬你的。”

“你在学希腊文吗？”

“对。”

“为什么？”

“我想到要学一点。”

他望着她时，眼睛里带着微笑，她也对他回笑。

“你可觉得不妨告诉告诉我，你到了巴黎之后，这两年，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看了很多书。一天总要看上八小时到十小时。我去巴黎大学听过课。我认为，我已经把法国文学里所有的重要作品都看了，我而且能看拉丁文，至少能看拉丁散文，差不多跟我看法文一样没有困难。当然，希腊文要难些。可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教师。在你来到巴黎之前，我每星期经常有三个晚上去他那里补习。”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获得知识。”他微笑说。

“这好像不太实际。”

“也许不太实际，另一方面，也许很实际。总之非常之有趣。你决计想象不到读《奥德修纪》<sup>①</sup>的原文时多么令人兴奋。使你感到仿佛你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来，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像兴奋得控制不住自己，在小房间内来回走着。

“前一两个月我看了斯宾诺莎<sup>②</sup>。我不敢说我已经十分懂得，可是感到非常振奋。就像乘一架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围万籁俱寂，而且空气非常清新，像佳酿一样沁人心脾；自己感觉到像个百万富翁。”

<sup>①</sup>《奥德修纪》：又译为《奥德赛》，是荷马史诗的第二部，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战后还乡的故事。<sup>②</sup>斯宾诺莎（1632—1677）：西方近代哲学史上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他在艰难的生活中仍坚持哲学研究，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你几时回芝加哥?”

“芝加哥? 不知道。我就没有想过。”

“你说过, 如果你两年之后, 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 你就放弃不干吗?”

“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刚要入门: 看见广大的精神领域在我面前展开, 向我招手, 我急切要去那里旅行。”

“你希望在那边找到什么呢?”

“我那些问题的答案。”

他瞥她一眼, 简直有点顽皮。如果不是因为她和他这样熟悉, 她说不定认为他在开玩笑。“我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有, 还是没有。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我想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灭, 还是我死后一切都完了。”

伊莎贝儿倒抽一口冷气。听见拉里讲这些事情, 她觉得怪不舒服, 幸亏他谈得非常随便, 声调就和平时讲话一样, 使她还能不露出窘相。

“可是, 拉里,” 她微笑说, “人们几千年来都在问这些问题; 如果能够回答的话, 肯定答案早已有了。”

拉里笑了一声。

“你笑得就好像我说了什么蠢话似的。” 她生气地说。

“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 你说得很在点子上。可是, 另一方面, 你也不妨说, 既然人们对这些问题问了几千年, 那么, 他们就没法不问这些问题, 而且不得不继续问下去。还有, 你说没有人找到过答案, 这话并不正确。答案比问题还要多, 而且不少的人都给这些问题找到完全满意的答案。例如鲁斯布鲁克<sup>①</sup>那个老头儿。”

“他是谁?”

“哦, 只是巴黎大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拉里随口回答。

伊莎贝儿不懂得他是什么意思, 但他继续往下说。

“这话听上去非常之幼稚。这些事情使大学里二年级学生感到兴奋, 但是, 离开大学后就忘掉的。他们得养家糊口。”

“我不怪他们, 你知道, 我幸亏还有点钱可以过活。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只好像别人那样设法去赚钱了。”

“你难道把钱一点不放在眼里吗?”

“是的。” 他笑着说。

“你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上还要搞多久呢?”

“我也说不了。五年。十年。”

“这以后呢? 你预备把这种智慧派什么用处呢?”

“我如果有了智慧, 我想我当然不难懂得怎样派它的用处。”

---

<sup>①</sup>鲁斯布鲁克 (1294—1381): 古佛兰芒民族的神秘主义者。

伊莎贝儿两只手激动地勒在一起，身子从椅子上探出来。

“你完全错了，拉里。你是个美国人，这儿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是美国。”

“等我搞好了，我就回去。”

“可是，你要错过很多机会。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宏伟时代，你怎么能忍心坐在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一动不动呢？欧洲完蛋了。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我们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我们什么都有。你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发展事业。你忘记了，你不知道美国今天的生活多么使人惊心动魄。你有把握说你不参加这种建国大业，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去担当目前面临着每一个美国人的重任吗？唉，我知道你多多少少也在工作，但这恰恰是逃避责任，可不是？这难道不恰恰是一种积极的偷懒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畏缩不前，美国会弄成什么样子？”

“你很苛刻，心肝，”他笑着说。“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对他们说，这也许是运气，多数人都准备按常规行事；你忘记的是，我想学习就跟——就跟格雷<sup>①</sup>想要挣一大笔钱一样热烈。难道我想花几年工夫教育自己真就是背叛祖国吗？也许我学成以后，将有一点人家高兴要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要看，可是，如果我失败了，我也不比一个人做生意而没有赚到钱更不如些。”

“那么我呢？我难道对你一点不重要？”

“你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你嫁给我。”

“几时呢？十年之内吗？”

“不。现在。越快越好。”

“靠什么呢？妈没有什么奁资<sup>②</sup>给我。而且，她有也不肯。她会认为，这样鼓励你游手好闲是错的。”

“我不要你母亲的什么奁资，”拉里说，“我有三千块一年。这在巴黎很够用了。我们可以有一所小公寓和一个做全天的女佣人。我们会生活得非常开心，心肝。”

“可是，拉里，三千块一年是没法子生活的。”

“当然能够。很多人钱比这少得多也能生活。”

“可是，我不愿意靠一年三千块钱生活。我没有理由要这样。”

“我过去只要一半的钱也就生活下来了。”

“可你，是怎么过的！”

她看了一下那间寒碜的小房间，厌恶地耸下肩膀。

“这就是说，我储蓄了一点钱。我们可以上卡普里岛<sup>③</sup>去度蜜月，秋天我们再去希腊。我渴望看看希腊。你记得我们过去不是时常谈到一同周游世界吗？”

“我当然想旅行。但不是这样旅行。我不愿意坐二等舱，也不愿意住三等旅馆，连

①格雷：富家子弟，伊莎贝儿后来嫁给了他。②奁(lián)资：旧时女子出嫁时从娘家带到婆家的财务。③卡普里岛：在意大利。

个浴间都没有，吃饭都在小饭店里。”

“去年十月，我就是这样上意大利去的。玩得真开心。我们可以靠三千块一年把全世界都跑到。”

“可是，我要有孩子，拉里。”

“这没有关系。我们把孩子一起带了去。”

“你真蠢，”她大笑说，“你知道有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维娥莱·托姆林森去年生了一个孩子，她尽量节省，还花了两千五百块。还有你知道雇一个保姆要多少钱？”她脑子里想到一连串的事情，变得愈来愈激动了。“你一点不实际。你不懂得你要求我的是什么。我年轻。我要找乐子。我要做别人家都做的事情。我要参加宴会，参加跳舞会，我要打高尔夫球和骑马。我要穿好衣服。你可懂得一个女孩子不能穿得跟她一起的那些人一样好，是什么滋味？拉里，你可知道买你朋友穿厌了的旧衣服穿，和感到人家可怜你送你一件新衣服，是什么滋味？我甚至于连去一家像样的理发店做做头发也做不起。我不要坐电车和公共汽车到处跑；我要有我自己的汽车。你想，你在图书馆里看书，我成天干着什么？逛马路，看橱窗，还是坐在卢森堡博物馆的花园里留心自己孩子不要闯祸？我们连朋友都不会有。”

“唉，伊莎贝儿。”他打断她。

“不会是我过去来往的那些朋友。是啊，艾略特舅舅的朋友有时候会看他的面子请我们一次，但是，我们去不了，因为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穿，而且我们不会去，因为我们回请不起。我不想认识一大堆上不了台面的、不修边幅的人。我要生活，拉里。”她突然感到他眼睛里有种神情，虽然盯着她望时永远是那样温柔，但是，带有一点好笑。“你觉得我愚蠢，是不是？你觉得我啰唆而且蛮不讲理。”

“不，我并不。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很自然。”

他背对着壁炉站着，她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和他面对面。

“拉里，如果你一个铜子没有，可是，找到一个收入三千块的工作，我会毫不迟疑就嫁给你。我会替你烧饭，收拾床铺，我会不在乎我穿的什么衣服，我会什么都不在乎，我会认为这样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总会有钱的。可是，现在这样结婚，意味着我一辈子要过这种肮脏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什么指望都没有。这等于说，我要苦挨苦挣一辈子。而为的什么呢？为了使你能够成年累月地给你说的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找答案。这太不像话了。一个人应当工作。他生到世界上来就为的这个，他就是这样造福社会的。”

“总之，他有责任在芝加哥安顿下来，进亨利·马图林的投资公司。你认为劝说我的朋友买亨利·马图林感兴趣的股票，我会大大造福社会吗？”

“捐客总是要有的，这样养家糊口完全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地方。”

“你把巴黎有一般收入的人的生活形容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实际上并不如此。人

们用不着上夏内尔<sup>①</sup>服装店，仍旧可以穿着得很好。而且所有有趣的人并不住在凯旋门附近和福煦大道上。事实上，有趣的人简直不住在那儿，因为有趣的人一般钱都不多。我在这儿认识不少的人，画家、作家、学生、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什么样式的人都有，我认为你会觉得这些人比艾略特的那些性情毛躁的侯爵夫人和目中无人的公爵夫人有趣多了。你脑筋动得快，而且富于幽默感。听他们一面吃晚饭，一面针锋相对地谈话，你一定很欣赏，尽管喝的只是普通的葡萄酒，而且你用不着有个男管家和两个手下人伺候你。”

“别胡扯，拉里。当然我会欣赏。你知道我并不势利。我很喜欢会见有趣的人。”

“是的，穿着夏内尔服装店的衣服。你想他们看见你这副打扮会不会认为你是来视察贫民窟的呢？他们不会舒服，你也不会舒服，而且你除了事后告诉爱米丽·德·蒙塔杜尔和格拉茜·德·夏托加亚尔，说你在拉丁区碰到一群怪里怪气的不修边幅的人，觉得非常好玩之外，别无收获。”

伊莎贝儿微微耸一下肩膀。

“我敢说你说得对。他们不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那种人。他们跟我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你这话指的什么？”

“还是我开头讲的话。从我记事以来，我一直就住在芝加哥。我的朋友全都在芝加哥。我的兴趣全在芝加哥。我在芝加哥过得很习惯。这是我的乡土，也是你的乡土。妈现在有病，而且她的病永远不会好了。我就是想离开她也不能离开她。”

“这是不是说除非我回到芝加哥去，你就不想嫁给我呢？”

伊莎贝儿踟蹰了一下。她爱拉里。她要嫁给他。她的整个身心都爱着他。她知道他也要她。她不相信到了摊牌时他不会软下来。她害怕，可是她不得不冒一下险。

“对的，拉里，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在壁炉板上划了一根火柴<sup>②</sup>——那种给你的鼻孔装满辛辣气味的旧式法国硫磺火柴——点起他的烟斗后，掠过她，走到一扇窗子前面站着。他向窗外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永远没有个完似的。她仍旧站在原来面对着他站着的地方，照着壁炉板上的镜子，但是，看不见自己。她的心乒乒乓乓地跳着，而且感到害怕，他终于转过身来。

“我真想能够使你懂得，我向你建议的生活要比你想象的任何生活都要充实得多。我真希望能够使你懂得精神的生活多么令人兴奋，经验多么丰富。它是没有止境的。它是极端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同它相似，那就是当你一个人坐着飞机飞到天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只有无限的空间包围着你，你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你是

<sup>①</sup>夏内尔（1883—1971）：于1913年在法国巴黎创立香奈尔品牌。<sup>②</sup>火柴：一种旧式红头火柴，和现在的黑头安全火柴不同，经过摩擦，能自己燃烧。拉里用的这种火柴还浸过半截硫磺，烧起来时间比较耐久。

那样的欢乐，使你对世界上任何权力和荣誉都视若敝屣。前几天，我读了笛卡儿<sup>①</sup>。那样的痛快、文雅、流畅。天哪！”

“可是，拉里，”她急腔急调地打断他，“你难道看不出你在要求我做一件我做不来的事情，是我不感兴趣而且不想感兴趣的事情吗？我对你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我只是一个平常的、正常的女孩子，我现在二十岁，再过十年我就老了，我要及时行乐。唉，拉里，我的确非常爱你。所有这些全都是无聊的玩意儿。它不会使你有什么出息的。为了你自己，我求求你放弃它。拉里，做个好样的，做一个男人应做的事情。人家都在分秒必争地干，你却在浪费宝贵光阴。拉里，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不会为了一个梦想而抛弃我。你已经荒唐过了。跟我们回美国去吧。”

“我不能。这对我说来等于自杀。这等于出卖我的灵魂。”

“唉，拉里，为什么这样说话？那些歇斯底里的肉麻当有趣的女人就是这样说的。这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毫无，毫无。”

“这恰恰就是我的感受。”他答道，眨着眼睛。

“你怎么可以笑呢？你可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现在的决定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我知道。请你相信我，我是在非常严肃地对待。”

她叹了口气。

“跟你讲正经话你不听，那有什么可说的。”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经。我认为，你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荒唐透顶的东西。”

“我？”如果不是因为她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就会哈哈大笑。“可怜的拉里，你就像个疯子。”

她慢慢把手上戴的订婚戒指褪了下来，放在掌心里，对着它瞧。那是一粒四四方方的红宝石，用细白金嵌的戒指，她一直都很喜欢。

“你假如爱我，就不应当使我这样不快乐。”

“我的确爱你。不幸的是，一个人想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却免不了要使别人不快乐。”

她把放着红宝石戒指的手伸出来，颤抖的嘴唇勉强显出微笑。

“还你，拉里。”

“我没有用。你留着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好不好？你可以把它戴在小拇指上。我们的友谊不需要终止，是不是？”

“我会永远关心你，拉里。”

“那么就留着。我也将永远喜欢你。”

---

<sup>①</sup>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17世纪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留下名言“我思故我在”。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把戒指套在右手的小拇指上。

“太大了。”

“你可以改装一下。我们上里茨酒吧间去喝杯酒。”

“好。”

她对这件事解决得这样容易，感到有点诧异。她没有哭。除掉她不会跟拉里结婚外，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她简直相信不了什么都完结了，结束了。她对两人没有大吵大闹有点不甘心。这件事就这样平心静气谈妥了，就仿佛他们刚才谈的是租房子的事情一样。她觉得自己上了当，但同时微微有种满意的感觉，因为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文明。她真想知道拉里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可是，这始终没法知道；他那张吸引人的脸，那双深色的眼睛，她知道只是一种面具，因为尽管她认识他许多年，却猜不透他。她本来把帽子脱掉，放在床上；现在站在镜子前面，把帽子戴上。

“我只是问着玩，”她说，一面把头发抹抹平，“你原来打算跟我解约吗？”

“没有。”

“我想也许可以使你不背包袱。”他没有回答。她转过身来，嘴边露出轻松的微笑。“现在好走了。”

### 品析·鉴赏

《刀锋》创作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是一个异化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给人们的心灵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人们对自我生存产生了怀疑，对生命的意义感到迷惘。毛姆试图通过“拉里”这一形象，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和温暖。

拉里·达雷尔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富裕家庭，20岁左右离家去了加拿大，并进入航空学校，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拉里的一个飞行员好友在一次空战中为了保护拉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受到极大的震动，开始思考人生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善与恶、幸福与痛苦、命运与自由等。一战结束后，拉里复员回国，为探求人生的终极意义、解决思想上的迷惘而丢下未婚妻伊莎贝儿，只身来到巴黎学习两年，后又游历世界各地，在印度领悟了人生独居独乐之价值。最终返回美国，散尽家产当出租车司机，自食其力。节选部分是小说的第四章，拉里一再对伊莎贝儿形容他读书、学习和思考的快乐，令伊莎贝儿难以接受，决定分手。

小说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以第一人称的旁观者视角讲故事，将作者的意图向读者轻松而随意地道来。小说以“我”自己的行踪为叙述中心，把其他相关的人物根据“我”的行程而一一串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我”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这个“我”无权影响事件发展的进程，“我”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同书中的拉里、伊莎贝儿、艾略特或多或少有亲密的联系。正如节选部分内容，通过“我”的眼，客观描写了两人分手的情况。

《刀锋》采用双重性结构，是为了将不同的人生追求进行对比。除了对主人公拉里的叙述之外，对以伊莎贝儿为代表的世俗生活一类人的描写超过拉里。

《刀锋》节选部分，人物语言极富个性，充分体现了两个年轻人思想的不可调和，如拉里以完成自我教育、实现人格完满修养为无上的乐趣，他说：“我真想能够使你懂得，我向你建议的生活要比你想象的任何生活都要充实得多。”伊莎贝儿打断他的话：“我现在二十岁，再过十年我就老了，我要及时行乐。”她向往的是物质富裕的上流社会生活。由此可知，两人的分手是必然的。

拉里，只是人类群星中的一颗小星星，当我们在现实贫瘠的沙漠中举步维艰、徘徊无助的时候，想起拉里，我们便有了勇气，毅然前行。

### 思考·探究

1. 《刀锋》采用有限度的第一人称的旁观者视角讲故事，叙述者即小说中的“我”始终和拉里、伊莎贝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叙述方法有什么好处？

2. 从节选内容可以看出，伊莎贝儿一心要拉里回国参加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度的建国大业，而拉里却只想在巴黎继续读书，完成自我人格的提升，这被伊莎贝儿视为“不求上进”。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 参加葬礼的名人<sup>①</sup>

■ [日] 川端康成

少年时代，我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家庭。学校放假，也寄食于亲戚家，从这家到那家，走亲串戚。大部分假期，我通常是在两家近亲度过的。这两家坐落在淀川<sup>②</sup>的南、北两侧。一家是在河内地区的城镇；一家是在摄津<sup>③</sup>地区的乡村。我乘渡船往来其间。我无论到哪家，他们都很欢迎我，不是说“你来了”，而是说“你回来了”。

二十二岁那年暑假，不到三十天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三次葬礼。每次我都是身穿亡父的罗纱礼服，脚蹬白布袜子，手里持着念珠。

最先是河内的远亲举行葬礼。死者是丧主的母亲。她年事已高，儿孙满堂，有的孙子年近二十。再说她长期患病，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可以说是到了极乐世界，死而无憾。我亲眼看见丧主那副沮丧的神情，以及死者的孙女们那张泛红的脸面，他们的悲哀也传染给我了。然而，我却无心怀念死者，哀悼她的死。就是在灵前烧香，我也不知道长眠在棺槨<sup>④</sup>里的是什么人。每每忘却世上曾存在过这样一个人。

约莫一星期之后，摄津的表兄给住在河内家的我挂来了电话，说是姐姐婆家的远亲举行葬礼，要我一定参加。据说，以前我家举行葬礼，那家也派人前来参加的。我便同摄津的表兄乘火车前去。参加吊唁的人除丧主外，谁是家属，我弄不清楚。是谁故去，我也全然不知。表姐的家成了参加葬礼的人的休息场所，表姐家亲戚的房间则在另处。在这房间无人谈及故人的事。大家都只惦记着天热和出殡的时间。不时有人提问：“是谁作古了，享年多大呢？”我继续对弈，等候着出殡。

此后，摄津的表兄又从工作单位给河内的家挂电话，说请我做代表参加姐姐远房亲戚的葬礼。但是，是谁家的葬礼，村名和墓地，连表兄也一无所知。说话间，表兄开玩笑说：“你是参加葬礼的名人哩！”我顿时默然不语。因为是在电话里，我是什么样的表情，表兄自然无从知晓。我对家人说，我要去参加第三次葬礼。这家的年轻的表嫂苦笑着说：“你简直像殡仪馆的人啦。”表妹在做着针线活，她瞅了一眼我的脸。我决定当晚在摄津的家住宿，次日清晨再从那儿出来，就这样我渡过了淀川。

表兄半开玩笑说的“参加葬礼的名人”这句话，使我回顾了自己。我竖起耳朵听了这句话，忆起了自己的遭遇和过去。其实，我从童年起就参加了不计其数的葬礼。

①选自《外国小说欣赏》（北京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叶渭渠译。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等。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②淀川：日本本州中西部河流。③摄津：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④棺槨（guō）：即棺材和套棺（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泛指棺材。

我熟悉摄津地方的葬礼习俗。一方面是由于不时遇上亲戚的亡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乡村的繁文缛节，彼此都要参加对方的殡仪，这些葬礼，我都代表家里人去参加了。我参加最多的，是净土宗和真宗的葬礼，但也了解禅宗和日莲宗的仪式。光凭我的记忆，就见过五六次人们弥留之际的情景。还见过三四回人们先用笔蘸死水（日本风俗，人临终时往其嘴里灌水，谓之死水），首先滋润死人的嘴唇。也曾按顺序第一个或是殿后烧香礼拜，还常去收拾遗骨和收藏遗骨。对于人死后的七七法事的习俗，我也了如指掌。

关于我父母的葬礼，我已了无印象。他们健在的情形，我也全无记忆了。人们对我说，别把双亲忘却了，想想吧！可我苦思冥想，也无法想象出来。看了照片，只觉得它不是画像，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既不是亲人，也不是外人，而是介于他们中间的人。它使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压迫感，连照片和我彼此照面，也都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别人谈及我父母的情况，我也不知该以什么样的心情聆听才好，只希望谈话早点结束。别人告诉我他们的忌辰和年寿，我也如同记电车的车号，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从姨母处听说，举行父亲葬礼那天，我又哭又闹，不许在灵前敲钲<sup>①</sup>，要把供灯熄灭，将灯油全倒在院子里……只有这件事，竟莫名其妙地拨动我的心弦。

祖父也到了江户。父亲毕业于东京医科学学校。该校校长的铜像屹立在汤岛天神庙。到东京头一天，被领到这座铜像前的时候，我惊愕不已。铜像的一半竟像是活的。我不好意思眺望它。

举行祖母葬礼那年，我已上小学。祖母同祖父两个人抚育我这个孱弱的孙子，好不容易才熬到送孙子上学，刚松一口气，她却猝然长逝了。举行葬礼那天，倾盆大雨，我由经常进出我家的一个汉子背着去墓地。十二岁的姐姐身穿白衣，也是由大人背着，在我前面登上了红土的山路走去的。

祖母的逝世，我对自家的佛坛头一次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我选择祖父看不见的时候，从外面把关得严严实实的佛堂的隔扇打开一道细缝，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知疲倦地偷看着供灯照亮的佛坛，消磨时光。但是，我记得我是不愿意敞开隔扇去靠近佛坛的。夕阳西沉，地平线上只有山和山巅染满了明亮亮的光辉，一派恬静的气氛。我抬眼仰望，不知为什么，总联想到八岁时我所看见的佛坛上供灯的颜色。佛堂的白色隔扇上，胡乱地涂了一行长长的祖母的戒名，是合乎我这个普通小学一年级学生身份的用片假名书写的。这些字，一直保留到出卖这栋房子的时候。

有关男人背着姐姐的形象，后来只留下白色丧服的印象了。我合上眼睛，企图努力在白色丧服上添头加足，可是总也不能如愿，而红土的山路、潇潇的细雨却印象鲜明地涌现出来，我内心焦灼万状。连背我姐姐的那个汉子的背影，怎么也不肯在我脑海里浮现。这个在空中飘动的白色的东西，便是我对姐姐的全部记忆了。

<sup>①</sup> 钲（zhēng）：古代的一种乐器，用铜做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敲打。